

# 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制度变革探析

陈 承 新

经济

提 要 | 本文回顾了联合国就改革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状况所展开的核心辩论,对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制度变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度变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参与作了系统阐释。

关键词 | 制度改革 环境治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 | F206

作者信息 | 女,1981年生,硕士,中央党校政治学理论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0073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是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关键环节。同时,在围绕着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所进行的讨论中,面临发展和环保双重压力的发展中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变革有赖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制度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包含了组织、政策工具、金融机制、规则、程序和规范多方面,规制着全球环境保护的过程,形成了一个多国合作的多级体系,并影响着跨国标准设置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在缺乏足够的技术和金融资源的现状下,发展中国家还不能有效地参与到联合国的协作中去。

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样的机构已经在减缓环境恶化速度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世界各地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然而,在环境恶化已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付诸行动的政治意愿却日趋弱化甚至缺失,关键原因就在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脆弱性与分

散性。在这当中,发展中国家制度性参与的不足尤其突出。全球治理的制度变革对于发展中国家追求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实质话语权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使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强它们参与建构全球治理的规范、条令和法律的意愿和能力。此外,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发展和环保的双重挑战——环境威胁极大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为了应对环境领域的挑战,发展中国家要求继续得到发达国家在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创新方面的帮助。尽管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能被分配到环境事务的财政资源常常是少之又少。更令人担忧的是,现有资源的很大部分还来自于自愿捐献,因而来源很不稳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其他障碍在于,缺乏建立并维持强有力的环保机制的能力,缺乏构建有效环境监管和环保实施框架的能力,缺乏为制定环境政策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的能力,缺乏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完全整合到减少贫困和其他相关战略中去的能力。

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现有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不够平衡,因为其议程主要由发达国家操控,不能充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现有国际体系包括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制度和活动,它们有时缺乏协调,而这种情况对协同合作并无裨益。当不同参与者拥有它们各自的授权后,实施这些授权并不经常通过能保证最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方式进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在联合国体系内为环境政策的方向和协调提供总体政策指导。然而,其资源和权威被认为不足以完全实现这一授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尚不能克服协调方面的不足。

全球环境治理主体的不断增多,也会使治理状况恶化,并在下述方面令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更为不堪:着手进行并监管所有的国家级别的协议与公约的实施;保证来源于不同协议和战略的政策能协调一致;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回应监管和报告的要求。

## 一、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现有活动的评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被成员国认定有责任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与技术上的支持的同时,也提供政策协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支持环境事务的国际谈判,并提供值得信赖的科学信息。凭借有限的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施了一系列可观和重要的项目。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未经受过自身制度以外的系统性评价。

其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至今缺少足够资源来有效行使它所有本应实现的治理功能,来敦促各国坚持可持续的环境政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似乎被广泛认为不能完成它所有的任务,也有人指出,它更应当着力于其科学功能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的科学活动。<sup>①</sup>他们提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加强环境监管,并多渠道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汇集

的信息。如果监管活动在环境事务间进行,它可能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并提高早期预警系统的及时性。<sup>②</sup>

### 1. 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辩论

起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主要责任在于协调各国政府谈判以订立国际公约。然而在这一制度设计之外,还是有不少人呼吁在联合国内部或外部成立一个更为成熟的环境组织。<sup>③</sup>设想中的环境组织将具有自己的法定身份,由大会、执行机构和秘书处组成。它将合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并在行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权时注意发挥其原有的规范功能,但是这些提议并非完美无缺。<sup>④</sup>

第一,大量现有组织已经在开展环保活

① P. M. Haas, N. Kanie and C. N. Murphy, Conclusio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 M. Haas and N. Kanie (eds.), *Emerging Force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Norichika Kanie, Governance With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 Healthy Or Ill-equipped Fragmentation? in Lydia Swart and Estelle Perry (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Center for UN Reform Education, 2007, pp. 67 ~ 86.

③ 例如, Frank Biemann, Reform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UNEP Towards A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in Lydia Swart and Estelle Perry (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Center for UN Reform Education, 2007, pp. 103 ~ 123; Nils Meyer-Ohendorf and Markus Knigge, 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in Lydia Swart and Estelle Perry (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Center for UN Reform Education, 2007, pp. 124 ~ 141.

④ Maria Ivanova, Moving Forward By Looking Back: Learning From UNEP's History, in Lydia Swart and Estelle Perry (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Center for UN Reform Education, 2007, pp. 26 ~ 47.

动。因此,在如此众多的环保组织之外再新建一个特别组织也许并无必要,甚至还会引发无谓的竞争。另外,其他组织拥有更悠久的历史,以及与国内或国际的政府机构中的拥护者具有更为良好的关系。一个新建的特别组织也将因此未必能很好地实现其领导或协调职能。

第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产生了对联合国机构的广泛不满。这些机构被认为是无谓的等级化、官僚化和臃肿不堪的,严重阻碍了新兴的环境领域所需要的创新性、灵活性和专业性的发展。而在联合国的一个新的机构中,繁冗的行政和管理体制仍然不可能对不断涌现的问题给予足够迅速的回应。此外,仅仅通过补充具有必备技能和素质的秘书而维持刻板的实务体系将更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第三,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事务,而不应仅仅被归为某个单一机构的责任。事实上,建立一个处理环境事务的特别机构可能会事与愿违,因为这只不过将对环境的关注作为“另一个”部门的事务而导致问题本身被边缘化。

## 2. 制度功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三大核心功能。第一,知识的获取和评估,包括核查环境质量,评价采集的数据,以及预报走势、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政府和其他国际组织间的信息交流。第二,环境质量管理,包括建立多方商议后形成的目标和标准,签订国际协议,并设计相应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第三,国际支持行动,即能力建设和发展包括技术援助、教育培训和发布公共信息。<sup>①</sup>

不过,从一开始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不得不与那些规模更大、资金来源更多,并且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的组织周旋,这些组织对环境有重要影响,但没有兴趣和动机接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有国际组织中最年轻和资金来源最少的组织——的“协调”。更糟的是,成员国从未忠实兑现它们曾经慷慨

承诺给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满足协调行动之授权要求的那些政治资本。于是有人认为,各成员国特别是其中更为强大的那些国家,实际上希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项特殊使命上遭遇失败。<sup>②</sup>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全球环境基金(GEF)应当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长期的支持——只要那里还有可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调度的实际资源,它就乐于施加影响。然而,对全球环境治理有影响的诸多参与国的快速发展,现在已经使协调更加重要却也更为艰难。作为主要的融资机制的全球环境基金,各种多边环境协议的秘书处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的建立,已经进一步损害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权威,并导致激烈的地位之战和机构间的政治斗争。<sup>③</su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身的组织也支离破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谈判达成了在环境行动中建立统一框架的总协定,但是在如何得到适当的制度安排方面,各国陷入了严重的分歧。惟一在政治上可被接受的解决方案,是组建一个“行政机构最小、在法律或财政上都不与现有组织发生竞争的”组织。<sup>④</sup>于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得以成立,以“推动环

① Maria Ivanova, 2007, p. 33.

② Adil Najam, The Case Against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9, 2003, pp. 367 ~ 384; Konrad Von Moltk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mpossibl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 2001, pp. 23 ~ 28.

③ Maria Ivanova, Can the Anchor Hold? Rethinking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or the 21st. Century, *Yale School of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Vol. 32, 2005.

④ W. B. Chambers, From Environment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ance: Thirty Years of Coordination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in W. B. Chambers and J. F. Green (eds.),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Institutional Limits to Innovative Reforms*,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 ~ 39.

境领域的国际合作,为此目的提供适当的政策建议,并为联合国系统内部的环境项目在方向和协调上提供总体政策指导”,<sup>①</sup>但同时其制度设计却又妨碍了其自身实现这一授权,正如康纳德·冯·莫特克(Konrad Von Moltke)所说,它是“一个不可能实现其宗旨的组织”。<sup>②</sup>

无法实现政策协调授权,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之初就已经被证实:已经建立的、在环境领域进行工作的各种国际组织或联合国机构<sup>③</sup>拒绝接受一个新建的、缺乏权威而又弱小的组织的协调领导。其后新成立的组织(如全球环境基金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同样不愿承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权威地位,这更进一步弱化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环境政策中的作用。虽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促进新的多边环境协议的谈判上已经相当成功,但是一旦这些协定付诸实施,它在协调这些协定所产生的政策和行动方面却相对失败,因为这些协定在实施之后具有了自主性,且常常比环境署自身得到更多的资助。

### 3. 制度结构与成员国支持

一些结构性特征已经阻碍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现这一“不可能的”授权的能力。<sup>④</sup>虽然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比新建一个组织更为现实和可操作,但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一个“项目”而不是一个特别机构的地位限制了它在联合国层级中的地位和影响。“项目”(programme)是联合国大会的附属品,特别机构则是独立自主的政府间组织,其管理主体独立于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治理结构允许成员国的需求优先于总体使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财政结构完全依赖于自发的捐助,因此其独立性差,易受资助意愿的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所在地内罗毕是惟一个将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机构,这使得它在早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但是这也导致了它受到来自发达国家一定程度的抵制和敌意,并阻碍了其自身影响力的发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财政结构,在成立之初的1972年主要来源于两大块:来自联合国常规预算的分配和由不受限制的自发捐助形成的环境基金。这两个经费来源都被证明是不够的——这成为一个常被引述来解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总是有始无终的原因。然而,环境制度的财政机制并不是有意被设计为低效和不足的。<sup>⑤</sup>许多分析家认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限的财政资源是解释其困难的关键所在。<sup>⑥</sup>

改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管理绩效的第一步在于使各成员国继续提供稳定的、可预见的和充足的经费资助。

①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held in Stockholm in June 1972,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resolution 2997 (XXVII) of 15 December 1972.

② Konrad Von Moltke, Clustering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 Agreements as an Alternative to a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in Frank Biemann and Steffen Bauer (eds.), *A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Solution or Threat for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ldershot: Ashgate, 2005, pp. 173~202.

③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银行(World Bank)、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GATT/WTO)等。

④ Adil Najam, The Case Against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9, 2003, pp. 367~384; Maria Ivanova, Can the Anchor Hold? Rethinking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or the 21st. Century, *Yale School of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Vol. 32, 2005.

⑤ Maria Ivanova, Moving Forward By Looking Back: Learning From UNEP's History, in Lydia Swart and Estelle Perry (e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Center for UN Reform Education, 2007, pp. 38~39.

⑥ Konrad Von Moltke, Why UNEP Matters, in *Green Globe Yearbook 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dil Najam, The Case Against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9, 2003, pp. 367~384.

## 二、关于改革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对策建议

全球环境治理亟待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度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制度性参与两方面迈出实质性的变革步伐。

### 1. 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对策建议

#### (1) 改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制度模式

首先, 不要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卷入鼓吹“一个联合国”的国家行动中。尽管一些成员国有这种要求, 巴厘战略计划也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这个方向发展开辟了空间, 但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没有足够的预算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国家层面上带来有影响的变化。这些行动毫无意义, 并且会危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关系。一个可能的解决出路就在于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能力建设, 但这也需要重新定位。<sup>①</sup>

其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一如既往地推进对全球环境事务方面最尖端的科学研究。提高技术竞争力和科研信誉应当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主要目标。现有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中心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利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号召力和平台激励有关专家和学者们(包括在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的专家学者)进行相关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协调综合, 提供给政策制定者。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主要环境顾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席应当能够就全球环境状况、现行的政策方案和不可预见的环境变化挑战向联合国系统和全世界提供权威性的科学评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的行动议程(science agenda)和由此产生的关注全球事务的专业态度对所有成员国确实都很重要, 但在发达国家更为流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贫困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国家层面的即时援助。<sup>②</sup>事实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来

都不具备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去影响和推进国家层面上的直接活动。不过, 满足发展中国家支持的要求, 还有更好的办法。办法之一是把带有贬义的“贫困”议程改为“繁荣与公平”的议程。这种新的方法将使议程既关注探索加强经济繁荣的环境基础, 也关注在经济繁荣背后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的转变。它也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关注造成环境压力的根本原因, 关注创造貌似无法企及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知识生产应当更具包容性, 确保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士在全球进程中具备恰当的代表性, 同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进程中开展有益参与的能力。<sup>③</sup>

需要强调的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在它愿意实行的新方法的背景下动员主要发展中国家, 同时还必须避免让议程成为只服务于新兴精英而冷落其他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合组织+金砖四国”模式。

#### (2) 改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制度性功能

“改进制度性功能”与改进制度性形式非常相近, 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作为所有环境事务的核心部门,<sup>④</su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被赋予充足的

<sup>①</sup> Adil Najam, Mihaela Papa and Nadaa Taiyab,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Reform Agenda*, Winnipe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6.

<sup>②</sup> 巴厘战略计划表达了后一种导向, 并在这个方面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了其发展序列。向与该计划相反方向推进的方法, 不可避免被看作是对处于发展中的成员国之意愿的某种背叛。

<sup>③</sup> Adil Najam, Mihaela Papa and Nadaa Taiyab,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Reform Agenda*, Winnipe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6.

<sup>④</sup> Adil Najam, Mihaela Papa and Nadaa Taiyab,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Reform Agenda*, Winnipe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6.

资源,以环境组织体系中心的身份“协调”整个体系特别是协调其他环境组织之间的工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协调性职能和功能应当得到恰当的评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需要切实将关注点转变到科研能力创新上,将业务项目让位于更适合开展的其他机构。总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以宏观政策性能力建设和知识更新作为选择性的关注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要真正成为联合国系统中科学评估和监测全球环境状况的领导性权威,并做好以下工作:对科学评估、监测和预警工作实行管理;为政策制定者或政府提供有关环境状况和预警的权威性科学知识;通过多边环境协定开展科研工作的交流互动,并向政策制定组织呈交综合性的报告;认识对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各政策实体的潜在威胁和信息,包括与预警目的相关的信息。

在知识更新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引领先进的环境科学的发展,为全世界的专家创建平台,并借此提供基于专业数据分析基础上的政策建议。它应当认真考虑相关知识的创造、使用及传播,认真考虑贫困国家的特殊需求。它还需要促进独立性、权威性兼备的知识评估。

在能力建设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需要开展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LDC)和发展中的岛国(SIDS)提供能力建设的支持,而非仅仅专注于培训。其能力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与低收入国家相关的事务上,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开展自己的环境研究,并有助于那里的人们掌握专业技能。

在宏观政策性事务方面,包括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阶段性绩效报告,环境资金运行体系的发展和维持等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和政策执行的相关支持,帮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尤其要强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空间,构建一个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环境事务、

加强南南合作的框架。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必须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能力。

### (3)改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度性结构

将全球环境体系整合成一个更为全面协调的架构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它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常设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共同参与。换言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当与相应的地区性组织、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紧密合作,为它们在全球知识创新、知识共享和监督方面创造活动的空间与条件。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通常有机会了解到国家不易获得的信息,也有潜力对复杂的环境问题提出创新性的政策,工作关系网必须积极持久地维系下去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公民社会能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迅速有效地构建起了科研监督和财政监督的工作网络,包括公布和核查科研资金运作的各个阶段,通过如社会审计之类的方式来监督规则执行情况,并注意将实现规则的主动性与这些方法结合起来。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多边环境协定发展方面,改革的合理化可以导致国际层面更加有效的管理与协调。然而,在可能进行的合理化改革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保证不会忽视以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为目的的预算规定以及向这些国家进行技能与技术转移。目前,有关技术的成本相对较高,而发达国家又是主要的资助方,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这种关注尤显重要。一种可能增加的额外风险在于,环境限制性条款的增多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关注环境的幌子下,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大行其道。

发展中国家必须以积极的心态正视这一机遇和挑战,齐心协力地开展全球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行动,确立一项表述明晰的发

展议程,使之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中心内容之一,切实推进有利于建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1)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整合到国家战略中

一方面,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度改革文本中,制度安排也许能够符合不同国家的某些相似功能,但它们的形式因国而异,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会不同。同样,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表明,普遍性原则虽然存在,但并不意味着促进增长的治理和制度已经有了现成的完美模型。另一方面,很多国家认识到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必须得到建立,环境问题应作为任何经济模式或发展道路的中心议题加以考虑;环境治理的进程也应当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协调。

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环境事务方面的有效措施整合到它们自己的国家战略当中,尤其是结合本国特色确立长期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要努力构建国家制度与法律框架,提升科技实力,以应对环境事务。

(2)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

发展中国家不必一味担心环境治理体系会因资金链断裂而无疾而终,各国仍然能够保持交涉,争取支持。有关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巴厘战略计划能够作为多边环境协定、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家层面开展活动的首要指导性框架。鉴于遍布世界的成员国网络和可靠的财政地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更好地成为分析管理、制订规则、借鉴和协调政策的平台。发展中国家也因此能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它们自身的利益和关注点带进各种对话和谈判进程中,在操作层面上争取更多超出既有资金和项目的支持。

(3)借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加强经验共

享和合作

最后,发展中国家需深化制度性的能力建设,包括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机构间的专业知识、经验、信息和必备资料的交流,加强南方国家的人力资源和制度发展。共享经验和学习更成熟的模式能够为开辟更好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机遇。各国尽管国情不同,但仍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大背景下,已经有很多全球性的共同经验得到总结,可供各国借鉴。地区性的制度安排或者南南合作有可能帮助各国处理事务,促成共识并形成共同的洽谈地位。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鼓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搭建伙伴论坛以推进合作。强大的政治利益和实施的动力是为这些设想努力寻求政治支持的关键因素。

#### 参考文献:

1. Andreas Rechkenmer(ed.), *UNEO: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Approaches to A Sustainable Reform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omos Baden-Baden, 2005.
2. An Update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port Paper, 25. February, 2008.
3. Felix Dodds(ed.), *Earth Summit 2002*, London: Earthscan, 2000.
4. Frank Biermann, The Case for a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Vol.42, 2000.
5. Frank Biermann, The Emerging Debate on the Need for a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A Commentar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February, 2001.
6. 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WBGU), *World in Transition 2*, London: Earthscan, 2001.
7. *Green Globe Yearbook 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Co-Chairs' Options Paper, New York, 14 June, 2007.
9. Konrad Von Moltk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 Impossibl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 2001.
10. P. B. Kenen (ed.), *Managing the World Economy: Fifty Years After Bretton Wood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11. Steve Charnovitz, A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Vol. 27, 2002.
  12. U. 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997 (XXVII): Institutional and Financial Arrang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1972.
  13. UNEP,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The Founex Report: In Defence of the Earth, The Basic Texts on Environment, UNEP Executive Series I, Nairobi, 1981.
  14. UNEP, Nairobi Declaration on the Role and Mandate of UNEP (UNEP/GC.19/1/1997), 1997.
  15. UNEP, Proposal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overning Council for Consideration by the 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Minister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 Doc. UNEP/IGM/UNEP/IGM/4/2 of 12 November, 2001.
  16. UNEP, Implementing the Clustering Strategy for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 Framewor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Minister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ntreal, 30 November-1 December 2001, UN Doc. UNEP/IGM/4/4 of 16 November, 2001.
  17. UNEP,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port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 Prepared for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Ministers or Their Representatives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ontreal, 30 November-1 December 2001, UN Doc. UNEP/IGM/4/3 of 16 November, 2001.
  18. UNEP, Resource Mobilization, Environment Fund, 2004, <http://www.unep.org/rmu/en/Financing-environmentfund.htm>.
  19. UN Secretary Gene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ttlements A/53/463, 1998, <http://www.un.org/documents/ga/docs/53/plenary/a53-463.htm>.

(责任编辑:陈 源)

### 《全球媒体杂志:非洲版》

《全球媒体杂志:非洲版》(*Global Media Journal: African Edition*)刊登对当今媒体结构和实践进行探讨的文章,如全球媒体聚焦、媒体全球化、全球消费者文化、媒体在民主治理中的作用、全球正义、宣传、媒体接受与呈现、商业化、新型媒体技术、媒体规范等传播学领域的问题。目前,该杂志有非洲版、美国版、阿拉伯版、澳大利亚版、中国版、地中海版、印度版、波兰版、西班牙版和土耳其版。

刊物网址: <http://www.sun.ac.za/gmja/>

ISSN: 2073-2740

(莲)